

生死一道

羽揚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生 活 一 道

■ ■ ■



1 2 3 4 5 6 7 8 9 10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通过一个普通老百姓——謝大媽，不顧生命危險，掩护一个苏區工作人員張民的事蹟，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当年老根据地人民的愛憎。謝大媽在敌人面前怎样机智勇敢地保护張民，怎样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兒來代替張民，怎样毫不畏懼地願与張民共生死，在这斗争故事里，有較好的描寫。

生 死 一 遍

羽 揚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号

天星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

*

書号：0317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0/18 字數 9,000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35,000

定价：0.07 元

生死一道

一

這是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情，發生在謝大媽家里。

一九三四年的一个早上，我們住处被敌人包圍了。敌人來得迅速和秘密，大門被悄悄地①打開以后，白鬼子②象洪水一样涌進院子；槍声、火急的敲門声、粗暴的咒罵声把我从夢中驚醒。战争的鍛煉，使我立刻意識到情况的嚴重，刻不容緩③的跳下床，拉断了窗戶上的木头，縱身一跳，脚还没有落地，兩边傳來吆喝④声：“站住，不准动！”在清晨的濃霧中，人影朝我逼來，槍口上的刺刀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，我虽然是一个二十歲的姑娘，可也碰上过几回白鬼

①“悄(ㄍㄣ 巧)悄地” 声音很低很小。 ②“白鬼子” 當時苏區人民对國民黨反动軍隊的称呼。 ③“刻不容緩” 就是急得不能再停留下來。 ④“吆(ㄣ 要)喝” 大声喊叫。

子，早就打好主意，寧死不願當俘虜，就拔起腿，飛似的朝村外跑去，心里是又急又奇怪，急的是，和我同來的三個男同志，老張、老汪、謝昌龍，他們住在南屋，不知道沖出來沒有？奇怪的是，這一切都不知道怎麼發生的？

我們是昨天晚上從山上秘密地下來，半夜裏到了這裡，謝昌龍又是本地人，非常熟悉這一帶情況，誇口道：“放心吧！閉起眼睛來睡，到了家，白鬼子只要動一步，我腳底下的地就響了。”可是僅僅相隔了幾個鐘頭，一覺還沒有睡醒，敵人怎麼就扑到跟前來呢？我真摸不透，越來越不安。

天已經大亮了，霧也漸漸散了。大地上的村莊、樹木、像一幅圖畫，清楚的呈現●在眼前。白鬼子越來越多，一步不放，死命的追著，我順著高低不平的水溝，忽左忽右，一口氣跑進北面的村子。也許是緊張的關係，把村名忘了，只見村南第三家的大門開著，門邊站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，抱著一個吃奶的小孩，焦急地望著東北面。我跑近一看，原來是謝大媽，才明白已經到了我區紅色基點村，就是蘇維埃政權稱為鐵打的——謝家莊。

●“呈(才)程”現” 顯露出來的意思。

“大媽！大媽……”我的面孔通紅，上氣不接下氣，累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謝大媽一楞^㉑，雙眉縮成一條綫，把我打量了一番，才好象明白了剛才所發生的事情，放下孩子，指點我藏到后屋的草堆里。那里來得及呢？白鬼子進村了，皮鞋聲、叫喊聲已經傳來。我机警^㉒的擦掉汗水，抱起小孩子。小孩子名叫小紅，是远房親戚托她在这里帶的，一歲剛出頭，見了生人哇哇的哭了，胖胖的小手在空中亂抓。我一面抖着臂膀，一面示眼色給謝大媽，謝大媽好象還要問我話的時候，白鬼子闖^㉓進來了。其中兩個畏畏縮縮的走到臥房門口，扳动着槍栓^㉔，狂喊：“出來！出來！”匪兵不見動靜，才跑進去揭^㉕床底、翻箱、搗柜。床底下的坛坛^㉖罐罐被推來推去，發出劈里乒隆^㉗的撞擊聲；柜里的衣服襪子，被丟得亂七八糟，鋪滿了一地。搜過以后，又到后屋，白鬼子用刺刀在草堆里戳來戳去。

“老總！老總！你們找什么？”謝大媽裝着莫名其妙

㉑“一楞(ㄌㄥˊ 冷)”就是一呆。 ㉒“机警”預先警覺，臨時就能靈活应付。 ㉓“闖(ㄋㄨㄥˋ 尢 窗)”猛冲。 ㉔“槍栓(ㄑㄩㄥˊ ㄓㄨㄢ 拴)”槍上的机件。 ㉕“揭(ㄐㄧㄝ 結)”掀起。 ㉖“坛坛(ㄊㄢˊ 談)”盛東西的瓦器。 ㉗“劈里乒隆”物件撞擊聲。



圖 1. 張民剛抱起小孩，白鬼子已闖進來了。

妙的樣子問。

“喂！”一個麻臉兵凶惡的怒吼着：“老婆子，你把土匪藏到那里去了？”

“什麼？老總，大清早沒有外人來過。”

“放屁，明明進了村子，老婆子，不講我燒房子了。”

謝大媽沒有被吓倒，一口咬定沒有外人來，麻臉兵使勁的吐了一口唾沫[●]，向我們狠狠的瞪了一眼[●]，無可奈何的帶着白鬼子跑了。

●“唾(去ㄨㄛ拖)沫(ㄇㄛ末)” 口液。

●“狠狠(ㄉㄞ很)的瞪(ㄉㄞ)了一眼” 是說凶惡地看人。

二

真叫人好笑，瞪着眼珠不識人，死往草堆里鑽。
謝大媽看見匪徒們走遠了，才問我：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張民，謝大媽！紅軍北上那一天，我不是住在
在你家裡的嗎？”

謝大媽把雙手一合，恍然大悟❶。紅軍北上那一天的情景，立刻涌現在眼前：那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，村口都排滿了人，人山人海、夾道歡送，姑娘們唱着山歌，嫂子們送茶送水，大爺們叮囑❷。親人多打勝仗，孩子們把一個個紅蛋塞在叔叔的口袋裡。紅軍北上了，蘇區人民都象割肉般的心痛。就在那一天，我穿著軍裝，短頭髮壓在帽子里，挺樂意❸。這種年輕小伙子的打扮，到處宣傳紅軍北上的意義。見了謝大媽，就拉着她的手，坐在她身邊，謝大媽驚異的避開了我。當她知道我是一個姑娘的時候，又樂得合不攏嘴了，燒茶做飯、對我講了紅軍的許多好處，一面說一面閃着感激的淚水。我安慰她說：“不要難過，只

❶“恍(ㄉㄨㄤˋ)然大悟”就是忽然明白了的意思。❷“叮(ㄉㄧㄥ)囑(ㄓㄨˋ)”用話吩咐。

❸“挺樂意”很喜歡的意思。

要我們心不變，紅軍總會回來的。”

那一天晚上，還有謝大爺和他們的女兒招弟。謝大爺沉默寡言^㉑，老半天才對我說：“張同志，我是不怕，如今十個人有九個要革命，反動派他敢怎麼樣。”而招弟呢，卻是個愛講話的姑娘，就象一挺機關槍，打响了收不攔。她給我講了第一次送信的故事，使我在以後的日子裡常常想着她。事情是這樣的：區委書記把信藏在一節竹筒裡，要她送到前王村，收信人頭帶草帽、腰掛鐮刀、蹲^㉒在村口第三棵大樹下吸煙。招弟去了，一路上心中象按上了小銅鼓，扑通扑通地跳，總感到背後有腳步聲跟來，兩邊有許多眼睛瞪着手裡的竹筒子，吓得她頭也不敢回，一口氣跑到前王村，果然有這麼一個人，就按原訂好的暗號問：

“大伯，我渴了，請給點茶喝。”

“對不起，我沒有茶，只有冷水。”

話回得對，招弟卻猶豫^㉓起來，她所想象的這個人應該和區委書記一樣，笑嘻嘻的，待人挺和氣。而眼面前這位大伯，卻是濃眉黑眼的彪形大漢^㉔，說起

㉑“沉默(口乙墨)” 就是靜；“寡言”是少說話。 ㉒“蹲(カメヲ頓)”

彎着兩腿，身體矮下去，象坐着，但是身體不着地。 ㉓“猶豫(口預)”

遲疑不能決定。 ㉔“彪(ウイム標)形大漢” 指身材高大的人。

話來一點笑容都沒有。怎么办呢？要是招弟白跑一趟，區委書記真要笑掉牙，以後再也不要她做事了。於是她鼓起勇氣，把竹筒交給他，任務完成了，招弟又蹦●又跳，心裡樂得開了花。猛一個念頭使招弟感到可怕，這個人死板板的，別把信給錯了人。招弟越想越不安，捏著一手冷汗，飛似的跑回家。區委書記听完她的話，忍不住捧腹大笑。在短短的一夜，謝大媽一家，給了我永不磨滅●的印象。

三

可是謝大爺和招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我正要打听，謝大媽拿來了一塊包头布、一只籃子，又去摘了一片樹葉，把我改扮成一個病後探親的婦女。小紅睡熟以後，我們就走出房子。村道上不同往日了，看不見光著屁股的小孩在相互追逐，見不到來來去去扛著鋤頭的人們；除了白鬼子的皮鞭聲、怒吼聲，整個村子就象死去一樣。

當我們走到一幢倒塌●的房子跟前，對面來了幾個匪徒，我倆向里一閃，躲在牆角里。正南面一棵

●“蹦(ㄅㄨㄥ)” 跳躍。

●“永不磨滅” 永遠不會消除的。

●“塌(ㄊㄚˊ)” 倒下。

大樹上，貼着一張佈告，斗大的字寫着：“強盜者殺，窩匪者殺，匪來不報者殺，匪去不追者殺……”殺字是紅色的，好象用血寫成的。這個時候，我好像自己糊塗，為什麼讓謝大媽和我一道冒險呢？可她也把我擠在里面，用身子擋住我，不准我動，不准我說話。脚步声近了，東升太陽照着白鬼子的人影，忽大忽小，在牆上晃●來晃去，立刻傳來了對話聲：

“劉班長，老爺說這個小婆娘是匪黨幹部，一定要抓到。”

“是！王排長，不過……”

“不過什麼？這是命令，抓不到要砍腦袋。老爺說每個洞口、草堆、豬圈、暗房都要搜查，叫她變成耗子也逃不了。”

“是！排長，弟兄們肚子早餓了。”

“抓到就開飯，另外告訴你個好消息，誰抓到，老爺就獎誰三兩金子。”

“真的呀！我的排長，可不能再吹牛了。”

“去你媽的，老子什麼時候吹過牛，快滾！”

白鬼子的談話，象一塊千斤大石從頭上壓下來，很明顯，敵人下了狠心，村子已經被圍得風雨不透，

●“晃(广×尤荒)” 擺動。

我要跑出去，要从虎口里逃生，謝大媽不同意。我說：“十个手指头都有个縫，白鬼子也沒有長四條腿。”她說：“村子外面的樹早被砍光了，大白天一眼望得到邊，敌人多，不能冒險。”我說：“蹲在村子里也不好，寧死不願当俘虜。”她說：“只要你不說話，白鬼子搜查我來答，有我在就有你在。”我說：“不能連累你，叫你受苦。”她說：“沒有共產黨，沒有紅軍，也沒有我这个老婆子。”謝大媽生死不分的決心，深深的打動了我，使我在一剎那之間●，竟忘記了敌人的威脅，任憑刀山火海，都不願意離開她，但是我又說不出心里的話，默默的看着她，看着她那蒼白的鬢髮●，看着她那慈善的眼光。謝大媽驚異了，露出怪不好意思的神情。

我跟着她回到家里，小紅已經醒了，我搶先一步抱起，順口問起謝大爺。謝大媽一哆嗦●，身子象被東西撞了一下，眼眶就濕了。原來謝大爺已經被那惡霸地主“一條槓”●害死了。自從紅軍主力走了以後，國民黨在這裡進行瘋狂的迫害。紅軍游擊隊吃不到

●“一剎(ㄋㄧㄣˊ)那之間” 形容極短的時間。 ●“蒼(ㄘㄨㄥ)白” 灰白色。“鬢(ㄅㄧㄣˊ)髮” 耳朵前邊的頭髮。 ●“哆嗦(ㄉㄨㄛ) 唌(ㄌㄨㄛ) 縮” 就是發抖。 ●“一條槓(ㄅㄧㄠ) 剛” 是惡霸地主謝錦仁的混名。

鹽，謝大爺常常給游擊隊送鹽。有一次，半路上被敵人從糞筐里查出來，一頓毒打，連拖帶拉的弄到鎮上。

惡霸地主“一條槓”是本村人，真名叫謝錦仁，因早年欺壓老百姓太深，額角上被人砍了一刀，傷口好了以後，結了一條疤，大家就叫他“一條槓”。他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家伙，只要到了他手里，准是有去無回，謝大爺的尸首到如今還沒有找到。謝大媽給我說的時候，臉色陰沉，我怕她過度傷心，又問起招弟。她說：

“一早就送信去了。”

招弟現在是謝大媽寸步不離的親人了，屋里屋外的事情都搶着做，良言好語時時刻刻安慰着謝大媽。謝大媽更疼她了，有好的吃，悄悄的塞在她的碗底里，有什麼話，都得對她講。今天早上，敵人包圍了我們，槍聲一響，謝大媽就爬起來要去捎信，招弟把她拉住，自己跑到前面去了。跑了几步又回頭說：“媽，不要急，我馬上就回來。”招弟真是個好姑娘，我和謝大媽都鼓着眼珠，望着她跑去的方向，等待她回來。

招弟為什麼還不回來呢？

四

招弟还没有回来，三个白鬼子又闯进来了，这一次没有那个麻脸兵，却来了一个挂匣子炮的，匪兵叫他排长。匪排长进门以后，既不揭床、也不翻柜，要我们都不准动，两颗圆鼓鼓的眼珠，狠狠的盯着我，在我身边打了一圈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我看来势不妙，心情有些紧张，外表上却没有变化，摇着手臂哄着小红睡觉，当作没有事一样，匪排长问：

“几口人？”

“三口。”谢大妈抢先答道。

“没有别的人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当家的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喂！你怎么不说话？”匪排长向我怒吼着。

喊声如雷，小红哇哇的哭了。我一面拍着小红的屁股，一面张开嘴，对匪排长“阿叭阿叭”[●]的说着，谢大妈做着手势，指着嘴，说我是哑吧。匪排长才吐了一口气，又要去户口册，念着一家大小的名字，指

●“阿叭(ㄅㄚ)阿叭” 指哑吧喊出的声音。

着我問：

“她是招弟？”

“是，我的大姑娘。”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歲。”

我清清楚楚的看見，匪排長一面問，一面却斜着眼瞧着我。我完全鎮定了，面不改色，不避開他那雙凶惡的眼光。一切都由謝大媽应付过去了，謝大媽說我命苦，害了病，發高燒，病好以后就啞了，到如今也嫁不出去，只好在家里抱抱小孩。又說大清早根本沒見到外人，窮人家，誰肯來串門①。謝大媽說得前后合拍，無縫可鑽，在謝大媽面前，匪排長顯得多么愚蠢②和可笑。他凶狠狠的把戶口冊一摔，叫着匪兵搜查。正当他們要跨出門口的時候，傳來了一聲刺耳的叫喊聲：

“放開！放開！這是我的家。”

我一楞，耳邊響起了一個霹靂，全身骨頭象散了一般。招弟蓬頭散髮，臉色鐵青，嘴唇慘白，衣服都撕破了，踉踉跄跄③的闖進房子，掙脫開白鬼子的手

①“串門” 到人家走動。 ②“愚（口雨）蠢（イメヲ春）” 不聰明。

③“踉（カ）踉（カ）踉（カ）踉（カ）” 是走路歪歪扭扭的樣子。

臂，向謝大媽扑去，驚慌的喊着：

“媽！媽呀！”

事情竟这样凑巧，連喘气的功夫都沒有，我的心情象一根拉緊的弦，繃得直直的。謝大媽看着倒在脚边的招弟，臉上露着微微的汗珠。匪排長囂張^①了，一个箭步跳到謝大媽跟前，槍口对着她的胸口，指着招弟，厉声的問：

“老婆子，这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

圖 2. 謝大媽很堅決地把招弟扑在身上的雙手摔開了。

①“囂(丁 | 么)張” 任意瞎鬧的樣子。

招弟仰着头，一双淚水的眼睛，望着謝大媽。事情明擺着，我應該挺身而出，讓招弟回到謝大媽的身邊，讓她們平安的過下去。我還沒有開口，謝大媽很堅決的把招弟撲在身上的雙手掙開，倒退了一步，搖搖頭說：

“老總，我不認識，她不是我的女兒。”

五

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是謝大媽却這樣說了。一個蘇維埃政權下的普通婦女，就是這樣的為着革命、為着勝利，而作無代價的犧牲。我看着謝大媽，她咬着嘴唇，克制着悲痛的心情，兩顆明亮的眼珠，却堅定的望着我，好象是要我沉着，要我鎮定，要我和她一起忍受着敵人的殘暴。我又看招弟，招弟的眼光一落到我身上，就好象明白了母親的心，無力的低下頭。匪排長把她從地上拖起，狠狠的打了一個耳光，罵道：“有本事再從老子的手里跑吧。”又對門口的一個匪兵喊道：

“快去報告老爺，共匪張民被我抓到了。”

我一聽到自己的名字，就如火箭鑽心[●]。共產黨

●“火箭鑽心” 形容心中焦急。